

離離暑雲散



文化什錦
李仙雲

節令雖已過了立秋，可熱烘烘的空氣裏，似有無數隱形的小火苗在四處漫漶，在高溫炙烤熱浪翻滾中，終於要跨進「處暑」的門檻，雖說民間有「大暑小暑不是暑，立秋處暑正當暑，暑毒賽過虎」的說法，可《群芳譜》說：「陰氣漸長，暑將伏而潛處也。」猶如進入黎明前那最後的至暗期，處暑即「出」暑，在絲絲涼風裏，秋老虎還在即將隱退時做着最後的咆哮。碧空之上，朵朵輕盈柔曼的雲兒已隨秋姑娘相擁而至，秋意正一點點慢洩開來……

「離離暑雲散，裊裊涼風起。池上秋又來，荷花半成子。朱顏易銷歇，白日無窮已。人壽不如山，年光忽於水。青蕪與紅蓼，歲歲秋相似。去歲此悲秋，今秋復來此。」閒坐蓮池靜賞已開至荼蘼的花兒，它們與日漸飽滿的蓮蓬在風中細語，裊裊清風裏，不由吟哦起白居易的這首《早秋曲江感懷》，朱顏易老白日無窮，那年父母在早秋時節推着輪椅上青春年少的我漫遊曲江，心間酸楚漫湧，麻木的肢體、無望的未來也如那早秋之景，入目皆是蕭瑟與荒蕪。歲月倥傯人生如寄，當青絲變為白髮，雙親也故逝多年，那看似年年都葳蕤蔥蘢的青蕪與紅蓼，可歲歲新秋也掀起無盡秋思與哀愁，借用張若虛那句詩，「歲歲年年秋相似，年年歲歲歲不同。」

宋代蘇洵的這首《長江二首·其一》的處暑詩，首聯就因直抵人心而成為千古名句，「處暑無三日，新涼直萬



如是我見
陳德橋

在我們年輕的歲月，書寫中文講求法則，似不過局限在校園之內，並不常應用於實際。但我記得，那年代的招聘廣告，如要招請書記員或抄寫員，仍常有「字體端正」的要求。有些僱主還要求面試者即場寫一點文字以顯「字相」，作為是否聘用的考慮。儘管有些工作不必經常書寫，但「字相」優秀的員工往往較受同事稱賞，真有需要寫幾行毛筆字的場合，他們就可以表露書法造詣。

時移世變，電子媒介取代書寫的情況已不可逆轉，寫得一手好字已不那麼要緊。最大的變化，是今天我們日常的書寫工具已非毛筆。用毛筆寫字不夠迅捷，筆畫也寬窄不一，簽名填表都不大方便。

在世紀即將轉折，毛筆退場，各色鋼筆

擗管歲月不復還

走珠筆馳騁於白紙和表格之上，書法好壞已無關宏旨。在香港這彈丸之地，西式現代生活已無差別進入社會各層面，但仍然有熱心人出版期刊推動書藝，考證鑒賞歷代碑帖，這可算是荒野上綻放的奇葩。我說的是由上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延續不間斷出版的《書譜》雜誌。《書譜》主編之一吳羊璧數月前離世，吳先生曾以雙翼的筆名出版過不少古典小說評論。他與各地書法學者的書信往來，行款文勢均有傳統風格。羅淑敏教授的專著《〈書譜〉的日子：一份純書法雜誌的文化脈絡》使人重溫這份雜誌昔日的風采，於此不贅。我只記起那年頭即使街邊的報攤也有這份雜誌的蹤影，在我這愛看好看字也寫一點的門外漢來說，總覺中文書法那道「門」是可捉摸而不是虛無的。

我也想，即使是外國人，只要懂得漢字的結構，略曉運用毛筆，也能寫出不壞的字。但如缺乏那博大的文化脈絡和語言背

景，漂亮的書法也不免若有所失。這在我翻閱楊玉峰教授編纂的《最後一代的擗管人：現代新文學家書畫集》尤有這感覺。看那一代文人：由蔡元培、李叔同、王統照、余上沅、徐蔚南，以至沈從文、施蛰存、陳伯吹、姚雪垠、端木蕻良，他們一頁書信一紙便條，時代氣息躍然，力透紙背，本不為展示書藝，字裏行間卻看得見傳統書藝的神采和韻味，且不说像詩人沈尹默、小說家臺靜農等已是名副其實的傑出書法家。

中文書法如無相應的文化語境為其輔翼，則似失水之魚，翻不出波瀾。優美的各體漢字，如只用於餐牌或招牌，那麼使用電腦輸出豈不更方便快捷？我們今天由小學開始臨摹名家字帖，即使偶有佳作，也是「出路狹窄」了。

重新展示中國書法的生活感，看來不僅是宣揚書寫詩詞古文，倒是在實際寫信寫便條的當下更能準確反映出來。

甜鹹搭配，人生有味



自由談
吳捷

這世上有很多看似不可能、其實卻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彼此迴異卻能相輔相成，珠聯璧合，比如奧利奧爾牛奶，海葵護小丑魚，黃蓉和靖哥哥，以及，甜與鹹。

一種食物既甜又鹹，甜鹹莫辨，是什麼黑暗料理？小時候去上海，對老牌「正廣和」的鹽汽水和鹽水冰棒印象深刻。第一次嘗：「噢……什麼鬼?!」大人們說，夏天在戶外工作的人，常有西瓜、綠豆湯、鹽汽水、鹽水冰棒解渴消暑。打開鹽水瓶蓋或揭開鹽水冰棒的包裝紙，可以聞到淡淡的鹹味，好像結晶的海水，清涼瑩澈。吃在嘴裏，彷彿躺在綠蔭之下，樹葉縫隙透過來一縷隱約入微的甜甜陽光，很快就上癮。當然，甜和鹹並不是按某種特定比例相配就能成就美味。鹽汽水不僅要有甜味和鹹味，還要有汨汨汽泡，有透心冰涼，有暑熱、蟬聲的焦灼背景。若只是在一汪溫吞吞的水中加糖加鹽，別無其他，那麼恭喜你，清腸藥水配製成功了。

仔細想來，日常飲食、佐料中，甜與鹹的組合其實很常見。美國夏末，熱辣辣的太陽碧藍的天，新收穫的甜玉米煮得了，塗上薄薄一層黃油，清甜微鹹，齒頰留香。中餐的番茄炒蛋以糖助鹽，紅燒元蹄兩味通融，蘇州豆腐乾甜中透鹹，北京甜麵醬鹹帶甜香，食神史蒂芬的叉燒飯黯然銷魂。川菜的怪味、魚香味、糊辣味、醬香味、香糟味、鹹鮮味以及顧名思義的鹹甜味等等，都有甜和鹹的精妙搭配，像是在調色板上用大紅加一點檸檬黃，像是介於紅色與橙色之間的朱紅，紅得明亮，橙得沉穩，適合丹砂印泥，深鬱而彌新。

昔日市面上常見的巧克力並不加鹽，後來有商家別出心裁，加一點點鹽，竟爾成功。絲滑的一顆，甜蜜微苦，表面點綴數顆粗粒海鹽，疊加魔幻口感。我家附近某超市有個老員工，喜歡走來走去跟顧客搭訕。降冬時節她會問我：「今天這種鬼天氣，肯定會待在家裏喝熱茶吧？」然後一臉神秘地湊過來：「我教你一招。」那口氣就像《功夫熊貓》裏的平先生向熊貓阿寶傳授湯麵的秘密配方，「這種天氣，應該喝熱巧克力。記住，倒一點蔗糖糖漿進去，再加一小撮海鹽，那香味，



◀重慶的「怪味胡豆」，麻、辣、鮮、酥，資料圖片

嗯……」看到她的眼睛眯成兩道細線，我也滑向陶醉的深海。那樣暖融融的一杯，可可的苦，海鹽的鹹，焦糖的甜和焦香，襯着暖閣中的陽光，手中的書，窗外的白雪，任你像巨鯨一般，將那立體的口感和芳香一飲而盡。

「甜」本身既是獨立的味道，也像催化劑，遇到特定的調料、食材，就呼朋喚友，左提右攜，整道菜都活躍起來。英國作家兼廚師Fuchsia Dunlop在她介紹中國川菜的《Land of Plenty》裏說，甜味在很多複合味中非常高調，卻也可以微妙的少量，將主要食材的本味引誘出來。「甜」的反面是「不甜」，包括酸、苦、辣、淡等多種可能，並不止「鹹」一味。調味得法，與甜味相得益彰的也不僅僅是鹹味。譬如重慶的「怪味胡豆」，麻、辣、鮮、酥，兼以甜得恰好，鹹得爽快，所以怪得舒服，即使怕辣的人也會一把接一把，吃得停不下來。

林太乙在《知味》中提出助味（complementary flavors）的概念：調料和食材各自保持獨立，同時相似的相互補益，迥異的彼此逆沖。如此看來，它們一如《周易》中的六十四卦，「否」、「泰」不同，相反相成，「謙」、「逸」近似，相輔相生。川菜二十四味皆是複合味，怎樣「調」，先要用心去了解，並反覆嘗試每種調料的豐富性格和味覺層次。很多調料本身就不止簡單一味：陳皮苦而回甘，蠔油鹹鮮微甜，醬油、黑醋、豆瓣醬和泡椒在缸中經年彌月，鬱鬱沉沉。它

們經由鍋下三味真火，燒炙炸烤，旺旺騰騰，神聚而丹成。

一盤炒飯，若想它色、香、味與營養俱全，需要各種食材和佐料，你富含熱量，我貢獻蛋白質、維生素，他負責味覺，其餘的揮發香味、成就口感。樂隊中的笙簫管弦，吹拉敲打，各有性格和音色；和聲中的諸多音符，在鍵盤、琴弦上相隔不遠，聲音天差地別，卻可以在巧心安排下構成和諧。不必非住在多民族國家或移民社會不可，我們身邊的人就各有個性和成長背景，也有很多共通的人性。若有心去珍惜、了解、維護，在不同文化和理念的彼此衝擊和學習中，發揮每個人的特長，相互補益，從而形成滋養各分子的社會，多元、複雜又融融洩洩。

電影《食神》在「超級食神大賽」的最後時刻，史蒂芬周為了紀念「火雞」，選擇做「黯然銷魂飯」。因為，當他身敗名裂，被一群流氓揍得頭破血流倒在陋巷時，被默默傾慕他多年的粉絲「火雞」發現。她做了碗叉燒飯放到他手中：甜得溫柔，鹹得滋潤，香得安慰，那怎能不令人刻骨銘心，黯然銷魂？因為有心，因為關心，才會願意去進一步了解、深究，然後方能產生基於理解的珍惜和敬愛之情，由此得以普遍生活百味，也會為所愛之人或所愛之地而發奮有所作為。

烹飪之道，為人之道，建立和諧社會，調和人與自然的關係，甚至只是看似簡單的搭配甜鹹二味，都無非「有心」二字。有心，人生萬物才會有美妙的滋味。

「鶴鳴」百歲

成立於一九二三年的鶴鳴茶社，距今已有百年歷史，是成都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茶館之一。

走進成都人民公園，落座鶴鳴茶社，賞花、品茶、採耳，感受最成都的「巴適」生活。如今，在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公園城市新語境下，鶴鳴茶社已成為市民遊客感受「成都式」生活的必「打卡」地。

新華社



市井萬象



秦晉之好

秦晉之好，婚嫁之緣。秦晉之好始於晉國君王晉獻公將自己的大女兒嫁給秦國君王秦穆公，秦國之君成為晉國君王的女婿。當然這種婚姻是大國之間政治婚姻，是一種政治結盟的形式。但在春秋時代，禮崩樂壞，各諸侯國互相併吞傾軋，而秦晉是當時雄踞一方的大國，都具有問鼎中原的實力。在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中，秦晉兩大國選擇以秦晉之好來加強彼此的關係，可見其政治格局、政治抱負、大局觀念。

其實當時秦晉兩國並不相鄰。兩國之間隔着豐鎬——周王室的王畿地區。春秋初年，周平王懼怕「問鼎中原」的「南蠻」楚國，不得不東遷。秦國、晉國都看出這是一次「政治展示」的機會，雖然還提不到「挾天子以令諸侯」，但的確看到救天子可以稱霸諸侯。晉文侯是全力相助，此事在《尚書》中專門有一篇《文侯之命》有充分的記述。秦穆公在政治上十分老道，兩眼始終盯着關內、盯着晉國，看着周天子。天子東遷，天賜良機，秦穆公十分

積極，軍隊護駕，高接連迎。這讓周天子十分感動。秦國周圍有「方國」十餘個，用《史記·秦本紀》講，「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與西戎那些諸侯小國打得不可開交。秦依靠其強大，一步步蠶食西戎，秦穆公需要「名正言順」地統一西戎，他知道周天子能讓他名正言順，把侵略戰爭變成正義之戰。正是依靠周天子給予的正名，秦依靠武力，開疆拓土，終於成為大國，秦穆公厲害，當稱「五霸之一」。

秦穆公當政五年時，正是奮發圖強，躊躇滿志，又結秦晉之好，秦穆公對這樁政治婚姻做足了文章，大張旗鼓去晉國迎親；晉獻公也十分重視，張燈結綵，十里相迎。這也是晉獻公政治上的得意之作。晉國剛剛「假途滅虢」，一舉滅掉了虞國和虢國，足見晉獻公的陰險和狡猾。這也成為中國有名的成語、歷史故事。晉獻公把從兩國繳獲的財寶挑出一部分作為「娘家」的陪嫁，帶到秦國去。晉獻公陪嫁的禮單上有奴隸若干名，其中有一位是被俘

的虞國大夫百里奚。百里奚有治國安邦之才，但虞國國君偏偏不聽他的治國良策，結果被晉獻公滅國。百里奚不甘到秦國做奴隸，就在途中偷跑，但被活捉。秦穆公遂以找回晉國陪嫁的奴隸為名，用五張黑色山羊皮「以物易物」。到了秦國後，百里奚被待若上賓，日後成為重臣，幫助秦穆公出台了一系列治國興邦的政策，可見秦穆公的大智慧。

秦晉之好後，兩國都有一個快速發展時期，春秋時期的看點開始從齊、楚移向秦、晉，新的政治格局又在不斷變化，不斷形成。但晉獻公一死，內亂即始，晉國被「折騰」得朝綱大亂，眾兒子相互殘殺，各種勢力相互搏殺，國亂在即。此時秦穆公看準時機，以親家身份，派軍隊把流落在梁國的晉國三公子武裝護送回國，即位成為晉惠公。秦穆公雖然不是晉國的女婿，但政治目的十分明確，護送三公子回國登基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將黃河之外的五城割讓給秦國，秦晉以黃河為界，晉國不再在秦國城下有疆土。但晉惠公當上國君以

後，不再兌現承諾。沒想到又逢晉國大旱，不得不向秦國借糧度荒。秦穆公老道，不斷「秦晉之好」，運糧船隊自秦都雍城沿渭河而下，將糧食運至晉國，秦國做得大氣。沒想到第二年秦國遭大旱，向晉國借糧，晉惠公不借，秦國上下皆義憤填膺，發動了「韓原之戰」。晉惠公以為他兵精糧足，想一舉打過黃河去，沒想到秦軍所向披靡，打得晉軍潰不成軍，連晉惠公也被俘虜。

秦穆公知道晉之大國也，豈是一戰能定？加之晉惠公同父異母的姐姐正是秦穆公的夫人，最後秦穆公把晉惠公釋放回國。晉國並未安穩下來，「折騰」不斷——又是秦穆公護送在外流浪的公子重耳回國即位，這便是晉文公，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也都遵循「秦晉之好」，晉文公的兒子娶了秦國女子為妻，稱為秦穆嬴，秦晉互相通婚，這種親戚關係為兩個大國相互往來，和平共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秦晉之好」也成為歷史佳話。



閒話煙雨
白頭翁